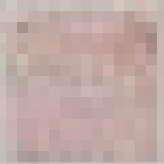


溫州經籍志



續修四庫全書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

瑞安 孫詒讓 編

集部

別集類

宋

王氏

十朋

梅谿先生文集

五十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九。汪應辰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史鑄會稽三賦注並作五十卷朱子梅谿集序

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並作三十二卷唐傳銑重編宋王忠文公文集二十四卷詩集二十六卷

存遜學齋臧明正統庚申何濬校刊本又雍正戊申唐傳銑重編王忠文公文集詩集本

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

魏齊賢葉芬聖宋五百家大全文粹

作

然以予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

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

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涒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文粹作也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文粹無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尙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文粹下有者字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明刻本奪此字今據晦菴文集增文粹亦有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

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文粹下有亦字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為文粹人求

之今人則如明刻本誤於今據晦菴文集正文粹同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

文粹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文粹無此二字太上皇帝

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

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為侍

御史約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讐恥為已任其所言者莫

非修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

失律廷議不咸文粹作和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為數郡布上恩恤

民隱蚤夜孜孜如飢渴嗜欲之切於已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閭

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文粹作長隆信義務敦樸雖家人孺子亦

下有藹然有忠厚廉文粹作謙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為詩渾厚質直

懇惻條暢如其為人不為浮靡之文論事取文粹無極已意然其規模宏

開骨骼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
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爲歸而
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倣而爲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
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
業文章者文粹無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
其心無不斂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文粹作欲巧爲謗
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爲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文粹作於大節之偉然者
則不能有毫髮文粹此下有之字點污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
而心實似之故自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文粹作饒番及夔則又適
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歆文粹作欽慕之意蓋亦每自比
焉嗚呼公之必爲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文粹作堯舜孔子而知之矣予昔官
中祕直西省皆得與公爲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則文粹作距公歿

幾十年而其子聞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歔歔一旦出公遺文三

十二

文粹無此字疑誤奪

卷屬予敘之予蓋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

某官

文粹集官作祕閣修撰

莫侯子齊既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

誌其墓矣故予因不復箸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

有以識其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者言之凜凜初未嘗隨死而亡也

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

文粹作思

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文粹作極諫

爲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爲職內外交脩不遺餘方使君德日躋于

上民生日遂于下國步安強隱然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

爽之可畏者爲無憾

文粹作無所憾

於九原

文粹作京

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聞詩

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

文粹下有字

云右劉琪序朱子代作見晦菴大全集

補刊文粹未有年月日建安劉琪序八字蓋從宋本梅谿集宋入今故備校其異文如右

余來守溫每於公暇輒誦梅谿王忠文公遺文因之有得於心以爲政

事之資者多矣公之文集舊有刊本而朱文公代劉其父爲序論其心爲特詳歲久版壞前守何公文淵劉公謙相繼掇拾於蠹腐之餘重爲刊版盛傳於今而少保黃文簡公准爲序則兼論其道也文公之序載於大全集中惜重刊者遺之余爲表而冠諸卷端使人知公之文章事業皆於道而道又本於心也噫知公之心者莫如文公文公天下萬世人物之衡鑑也則其序可得而遺哉天順六年冬十月朔旦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溫州府知府莆田周琰識

明刻本劉敘後識語

道在天下無物不備無時不然本之於民彝達之於事業昭昭乎不可泯也然而不著之於文章垂之於訓典曷足以扶世立教化今而傳後是故古之聖賢立德立功立言不可偏廢也嗣是而繼作者世豈無其人歟溫郡梅谿先生王公十朋家食時敏於力學博究經史旁通傳記百家由博反約擇精守固其於天理民彝之懿忠孝立身之本體認真

切凝然以斯道自任紹興閒對策大廷日盈萬言援經證据切中時病
高宗親擢首選試以民事僉判紹興府自後歷官侍從臺諫出知饒夔
湖泉四大郡入爲太子詹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每爲權要忌嫉而執
德不回粵在侍從臺諫時屢上奏疏其於君臣父子之大倫國家之權
柄賞罰之當否時事之得失臣僚之邪正眾論之是非民情之休戚軍
政之利害時幾之審決虜讐之不可不復國恥之不可不雪剖析詳明
論議鯁直皆足以闡聖道垂世教惜乎當時不能盡用也其爲郡時布
上恩恤民隱導掖撫摩直欲底之於平康之域身在外服而心存朝廷
漢唐循吏殆不是過其箸爲雜文詩歌率皆渾厚雅澹和平坦蕩不離
於道德仁義紫陽朱夫子謂其稟乎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
心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確
哉至論也蓋其當代之立德立功立言可謂無媿者矣後之人雖欲無

傳其可得乎文集舊嘗鏤板歲久寢廢郡之前太守何公文淵訪於其家得錄本若干卷殘缺錯亂不可緝理會陞除侍郎而去然其心未嘗忘也未幾前御史劉公謙繼守是郡旁求博訪乃得其刻本於黃巖士族蔡玄兀家命郡家教授何潢重加訂正鳩工刊刻用廣其傳贊成其事者貳守徐公恕通判劉公寬推官宮公安暨邑宰周紀等與有力焉於乎公之心畏天憫世之心也公之道聖賢所傳之道也不幸阻於人事之變遷迫于氣運之衰微而不得卒就其志徒託空言於編簡之中其亦可悲也夫披閱是編者因其言以求其心因其心而達諸用可以致君爲堯舜可以躋治於隆平使人皆知吾儒之道有功於斯世豈曰小補云乎哉淮故不揆鄙陋而僭爲之序正統五年夏四月望日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國史總裁同郡黃淮書右先君文集合前後并奏議五十四卷紹熙王子聞禮鋟木江陵歸藏

於家痛念先君卽世二十有一年矣不肖孤家貧力弱日夜抱遺書以泣一旦懼溘先朝露無以贖不孝罪會兄聞詩假守浮光以俸餘命聞禮董其役始事於暮春訖工於中秋先君正大之學忠憤之氣愛君憂國之誠仁民愛物之念庶幾一展卷而盡見之職校正迪功郎謝汝能鄉貢進士任炎其閒闕亾者異時爲別集云男宣教郎充荆湖北路營田使司幹辦公事賜緋魚袋聞禮謹書

余少時讀尙書觀王十朋先生註釋輯五瑞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諸篇而知先生之學邃于經及讀丹墀獨對諸書觀先生之論五帝名號位次等事而知先生之學長於策又閱氏族大全姓氏觀先生自警之詩曰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須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直須先要自家知而知先生之學嚴於治己時欲求先生之文全集一觀用發志意市無鬻者常以爲憾宣德庚戌歲余由憲臺出守溫郡溫郡乃先生

所居之鄉也余於先生玄孫孟明處求得先生文集共十帙而缺註釋經傳之言意其言之附諸經傳者書坊板行而先生不錄于家故也然余之所得又多破損脫落而有不可讀者於是給紙筆付與永嘉儒士王宜嘉補其缺畧更加圈點而欲重爲刊刻越數月值今上皇帝嗣登寶位召余入爲秋官侍郎於先生文集未及刊行而心常怏怏幸吾從姪何潢子方選除溫州府學教授將行余以茲事屬之子方曰敢不如命溫州又得鑒察御史浚儀劉公自牧而爲郡守暨諸同僚皆好文字各出月俸以資工費刊刻完成吾少保黃先生旣爲首序子方又請余而爲後序夫日月之光華星辰之炫耀天之文也川嶽之流峙草木之秀毓地之文也吟詠爲詩歌發言爲經傳人之文也先生之文光耀之若日星雄健之如川嶽發揮仁義道德而無餘蘊眞當時之傑然者也其可傳示天下後世的矣太守劉公發身賢科持已廉潔爲郡數年教

化大行政治修舉而無事之可爲矣乃專用力於斯文其出於尋常者
萬萬矣又得郡庠分教廣信張君受永嘉徐君參婁君昕福建柳君廣
而協心考校皆可敬也正統庚申臘月朔後五日賜進士嘉議大夫行
在刑部右侍郎前溫州府守廣昌何文淵序

明正統
本後序

梅谿王忠文公乃朱子所稱光明正大磊落君子人也吾夫子以得見
君子斯可而魯論二十篇中其別白君子小人之分立心行事之間特
爲詳盡蓋君子者道德極其純粹心術惟其坦蕩而由其中之所蘊發
爲功業文章皆一以貫之者也余曩讀朱子斯序本易之陰陽以立言
而以陽爲君子剛明易知陰爲小人柔暗難測于古今聽言觀行之道
固已洞抉微茫而因慨然想見忠文公之爲人心竊嚮慕不置公蓋浙
東之樂清人也余奉命觀察是邦適有海疆之役往來樂邑徘徊公之
故里訪其子孫寥落罕有聞者購求遺書久之始得薛孝廉英家藏舊

本取而讀之自廷對萬言以及奏議詩文襍著莫不剴切詳明疏暢洞達一本諸道德之歸而闡發其心術之微洵乎其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無所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皆如此乃益嘆朱子所稱君子人者爲不虛而昔人謂知公之心者莫如文公非阿所好也第集中字畫多漫漶滅沒幾不可卒讀魯魚亥豕訛譌頗多方擬得善本校讐而梓行之庶遂曩時嚮往景行之志遷延未果邑宰唐君人岸始至卽哀新其書院以教其鄉之人茲復得護觀風徐公貽以文集一本因悉心勘訂付之剞劂人而忠文公遺書遂歸然足以垂世行遠嗚呼古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蓋其道德功業文章生足薰沐善良風廉頑立懦故特祀于其鄉俾千百世若親炙然者今忠文公之君子卓卓矣其發爲功業文章讀其書想見其爲人樂之人士咸慕效其先之鄉先生而亦步趨焉將一鄉之人不皆化爲君子乎由一鄉以推於國

與天下而羣知參三才而爲人者必爲陽剛無爲陰暗胥自克於光明
正大之途以力爲君子而不流于小人汗下之歸其裨益世教夫豈淺
哉余嘉斯集之有成謹掇拾朱子之遺言而敘數語于簡末畀之唐君
以告來者若夫公生平出處大節政事之可法傳者具見集中抑前人
之述備矣故不復贅云雍正六年孟冬初澣分巡浙東使者瑯琊後學

王斂福書雍正戊申唐傳銓重編五十卷本卷端序

芮復傳序雍正六年唐傳銓重編本以下並不錄

唐傳銓序雍正戊申重編本

王鶴齡跋唐傳銓重編本

徐炯文跋唐傳銓重編本

林培跋雍正己酉唐傳銓重編本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梅谿集三十二卷續集五卷聚珍板本注按梅谿集下原本無卷數今

據文獻通考補正 詹事樂清王十朋龜齡撰丁丑大魁立朝剛正劉珙作序

板本注按末句原本脫去今據文獻通考增入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九梅谿集五十四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王十朋

撰十朋有會稽三賦已箸錄是集爲正統五年溫州教授何灝所校知

府劉謙刻之黃淮爲序凡奏議五卷而冠以廷試策前集二十卷後集

二十九卷而附以汪應辰所作墓誌後有紹熙王子其子宣教郎聞禮

跋稱文集合前後並奏議五十四卷與此本合而文獻通考作梅谿集

三十二卷續集五卷并載劉珙之序今無此序卷數更多寡不符應辰

墓誌則稱梅谿前後集五十卷與此本亦不相應疑珙所序者初稟應

辰所誌者晚年續增之稟而此本則十朋沒後其子聞詩聞禮所編次

之定稟也觀應辰稱尙書春秋論語孟子講義皆未成書而此本後集

第二十七卷中載春秋論語講義數條則爲蒐輯續入明矣十朋立初

剛直爲當代偉人應辰稱其於文專尙理致不爲浮虛靡麗之詞其論
事章疏意之所至展發傾盡無所回隱尤條鬯明白珙稱其詩渾厚質
直懇惻條暢如其爲人今觀全集淳淳穆穆有元祐之遺風二人所言
良非溢美曹安謫言長語僅稱其祭漢昭烈帝諸葛亮杜甫文各數語
未足以盡十朋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三王梅谿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
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
十六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
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
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特報二弟
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爲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
浚上爲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爲十二牧與